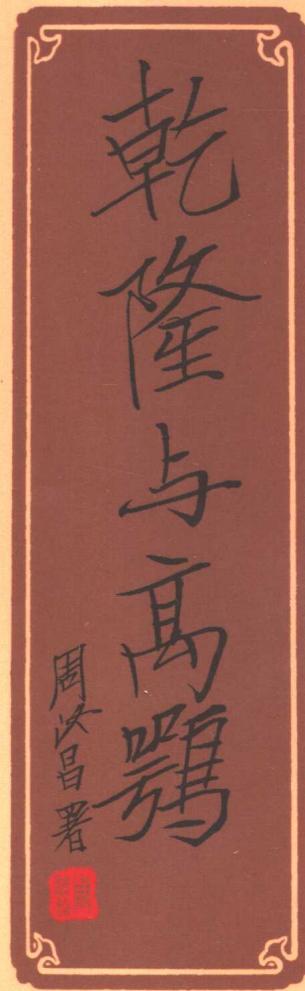




QIANLONG YU GAOE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QIANLONG  
YU  
GAO E

乾隆与高鹗

周汝昌署



王永泉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隆与高鹗/王永泉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4

ISBN 7-5057-1599-2

I. 乾…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492 号

书名	<b>乾隆与高鹗</b>
作者	王永泉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75 印张 360000 字
版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599-2/I·420
定价	26.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 前　　言

首先要说明的是：《乾隆与曹雪芹》、《乾隆与高鹗》是两部前后衔接、又各自独立的长篇小说，不是红学论文，目的是供人欣赏。

过去红楼题材的作品存在这样的缺陷：缺少故事，远不及其它题材作品那样精彩纷呈。包括我自己的作品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是曹雪芹、高鹗留给后人的生平资料太少，以至文学家们陷入了“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的窘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写这两本书是想打破这种僵局，还小说应该引人入胜的本来面目。这两本书囊括了这一题材上我个人写作的全部成果，包括电视剧、小说、传记、论文中的精华，并有机地统一在乾隆与曹雪芹、高鹗关系的框架中，力求好看，力求精彩，力求赏心悦目，给读者以美好的享受。这是我的心愿。

十年前我出版长篇小说《曹雪芹南归》，接着开始筹划写高鹗。我先请教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杜景华先生。他向我推荐郑州大学尚达翔教授和北京故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书才先生：他们都是研究高鹗的专家。二人都热情地给我寄来资料，谈论看法。张书才先生信中说：“高鹗的生平、交游、活动主要从他诗词中去找，去构思……”尚达翔教

授信中说：“把‘横塘’解释成高鹗曾去过南京，要是再找出另外的证据，那就免得是条孤证。……”都给我启发。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和吴新雷也对我帮助不小。

我向周汝昌先生请教，他于1993年给我一信。全信如下：

王永泉同志：

日前所复一信，不知见否？你若能写出一部揭发和珅、高鹗等人的文化大阴谋，冤害文星雪芹，蒙骗天下后世无数读者的罪状及多种斗争，其功德（即所谓价值）将百倍超过你已写的《雪芹南归》，这是肯定的，你的功劳会载入史册。当然这事不容易，须下苦功夫，还得首先排除薄名薄利的暂时一点点小小利益，高瞻远瞩，作千秋事业之想。也要不时多温习明清小说，专学那时代的语言，习俗，万不能带点（混入）现时人的这些词汇与语式，一有之，完全破坏了真实感，太可惜了！

雪芹之死，并非只因“伊子殇，因感伤成疾”，亲友谁也不敢说真话；“邺下才人应有恨”，恨为何事？就是原稿被割毁，悲愤贫困，病重而亡的！芹书原108回，真笔今存78回（诔雯），后面原有30回（被毁）， $78+30=108$ 回。脂砚屡言“后之卅回（或“数十回”）指此而言。”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此“未成”，俗解以为芹未写完，大错了！脂砚亦不敢言实情，故下面又说“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谓今生真书已被毁，惟愿来生尚可“补完”此大恨事也！你得聪明人，聆我此言，当彻悟矣。

祝你

笔健心坚

周汝昌

癸酉闰三月初六

周先生的信已为我的构思指明方向，当时对我影响是很大的。我作为一名作家，特别喜欢他笔下流露的强烈的爱憎和火一般的激情。我觉得他虽以红学考证的丰硕成果闻名于世，却更能以诗人的心灵来感受历史，这一点正好与我产生共鸣。后来我在写高鹗时，不再孤立地写高鹗一个人，而是把最高统治者乾隆也当主要角色来写，与高鹗平分秋色。这样内容丰富了，故事生动了，多彩多姿，起名《乾隆与高鹗》。

这样曹雪芹、高鹗这两个《红楼梦》作者我都写了，但《曹雪芹南归》与《乾隆与高鹗》却不能配套出版，原因在于《乾隆与高鹗》写了乾隆、高鹗两个人物，而《曹雪芹南归》只写了曹雪芹一个人物。两书在内容上也没有必要的关联。所以我必须重写一部《乾隆与曹雪芹》，作为《乾隆与高鹗》的姊妹篇。

由于诸事繁忙，约稿又多，以至不能很快了结这一夙愿。我接连写成长篇小说《风流雅士吴敬梓》、《死囚文星刘鹗》、《吴承恩全传》及专著《秦淮八艳》、《秦淮传说》、《曹雪芹》。这事就旷日持久地拖延下来了。1996年江苏飞天电视艺术中心总经理许金华先生，约我把《曹雪芹南归》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并定名为《乾隆与曹雪芹》。我开始把乾隆当作与曹雪芹并驾齐驱的人物来描写，写成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乾隆与曹雪芹》。这就为我完成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带来了契机。

1998年夏我开始把电视剧本改编为长篇小说，写了二十万字。1999年写完剩余部分，这就是读者现在所读长篇小说《乾隆与曹雪芹》。

向周汝昌、杜景华、尚达翔、张书才、胡文彬、吴新雷众位红学家致谢。特别是周汝昌先生的指导贯穿创作的始终，还题

诗、题写书名，堪为提携后进的楷模。

红学家的帮助不可少，但就小说创作的本身而言，却完全是我个人的艺术创造，错误与不当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王永泉

1999年11月24日夜

于状元书屋

一卷詩書過半揮

秦淮舊夢展初

芬傳神生在高家

子為雪泥冤有雪

芹

愛水東新著

無味道人周潤



#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回 翠薇山除夕逝雪芹	
铁岭县新年诞高鹗	16
第二回 陪公子侍女着红妆	
查手稿轿夫步青云	35
第三回 琉璃厂乾隆寻红缕	
芭蕉亭高鹗读聊斋	51
第四回 论续书乾隆吐心病	
议婚事高鹗露真情	69
第五回 轰隆隆地震毁家园	
忽悠悠悠新宅入梦中	87
第六回 求生计高府卖家奴	
展宏才翰林议续书	100
第七回 高鹗寻访小花枝巷	
和珅兴建荣宁国府	115
	1

第八回	程伟元闲谈小高鹗 乾隆帝怒斥老翰林	129
第九回	程伟元出题难高鹗 和相国倾心揭底牌	140
第十回	新婚夜调包中小计 发榜日除名钓大鱼	155
第十一回	风流公子高鹗狎妓 儒雅将军漪园幕友	167
第十二回	独石口曹伦谈家事 皇华驿婉君伴行程	184
第十三回	游江宁二月柳眉舒 过瓜洲百金鮆鱼肥	207
第十四回	扬州城高鹗成贵宾 金銮殿乾隆知隐情	225
第十五回	二十四桥繁华铺诗路 桃花泉水清醇胜酒香	240
第十六回	高旻寺忆昔论盛衰 贾公祠对比感冷暖	254
第十七回	八百里快马送密折 七十岁诗翁逢知音	273
第十八回	袁子才畅谈曹雪芹	

	水月庵寻访聋和尚	291
第十九回	觅良缘相国配王公 学范进秀才扮举人	307
第二十回	学士门庭穷愁嫁女 牧亭贝子慷慨赠人	328
第二十一回	和相国导游大观园 张夫人劝习八股文	343
第二十二回	龙朴存分手叙隐情 程伟元牵线促南访	364
第二十三回	弃桂冠三秋别故居 探源头二访客随园	384
第二十四回	老敦诚佯醉指迷津 脂砚斋弥留揭谜底	395
第二十五回	散金遣奴高鹗绝情 修房赠匾和珅美意	409
第二十六回	斩情根婉君入空门 露真容乾隆访高府	423
第二十七回	水月庵中婉君诀别 长河岸边旧友慨叹	438
第二十八回	张问陶洒泪问筠墓 程伟元获宝挑鼓担	449

第二十九回	正派人难做两面人 悬重赏终有一官赏	464
第三十回	扩势力林清赴边陲 贪钱财曹伦当教徒	480
第三十一回	高鹗单骑调查白莲教 林清聚众谋夺紫禁城	498
第三十二回	白莲教浴血紫禁城 高给谏身败红楼梦	513

# 楔子

清嘉庆癸酉十八年夏，公元一八一三年。

雄鹰振翅，战马昂首，猎犬狂吠。

弓似弯月，刀像秋水，旗如卷云。

嘉庆皇帝率领三千御林军，正在北京西南郊围猎。这里山脊起伏如巨龙偃卧。茫茫苍苍的茂密森林中野兽成群。嘉庆皇帝已年过半百，下巴上的那撮山羊胡子都已灰白。白白的圆脸上横着一字细眉，眼皮下垂目光暗淡。然而，那笔直的鼻梁却显出爱新觉罗氏特有的刚毅勇武的性格。他头戴三层明黄色红绒结顶凉帽，身穿二龙戏珠大团花常服褂，腰束宝石玉带，脚登乌统靴，胯下乌龙驹，腰悬战刀和箭壶。左手持弓，右手拉缰。他正站在山头眺望两侧森林中的搜索部队。御林军在他身后列队。

突然，山头两侧密林中炮响枪鸣，旗帜招展，马队冲突。寂静的猎场顿时烟尘弥漫，一片混乱。獐狍鹿兔，豺狼虎豹，纷纷逃窜，奔出林间。众兽一个个争先恐后，乌压压一大片，完全暴露在山脚下平坦开阔地带。嘉庆皇帝手臂一挥，第一个纵马驰下山坡。洪水般的猎队，势不可挡地从高处冲杀下来。号角震动山谷，龙旗展舞长空。箭如雨下，刀似电闪，转眼间大批野兽

倒在血泊中。猎场上战马驰骋，猎鹰俯冲。烈犬嘶咬。獐跑兔逃，狼号猪嚎，伴着狂暴的“杀杀”声，回荡在山谷之间。

一只受伤的梅花鹿，突然从地上跃起，背上还插着雕翎箭，扬起细长的四腿，一跛一拐地拼命向另一座山林奔去，鲜血顺着后腿滴下。嘉庆皇帝见了，急忙策马追去。他右手探入箭壶，取出一支箭搭在弓上，瞄着那只在眼前上下跳荡的鹿影，拉满弓弦，当鹿身与箭杆在同一直线时，弓弦“噔”地一响，箭“吱”地向前飞去，“咔”的一声射在如梅花般开叉的鹿角上。梅花鹿更加惊恐，旋风般地迅速逃去。嘉庆皇帝急忙又取出一支箭，连连催马，马蹄翻飞，如流星赶月一般……

在梅花鹿奔向的那座山林中，潜伏着一个人。此人身材修长，面黑如炭，浓密粗黑的络腮胡须如猬刺一般。眼亮如星，闪烁着深沉而刚毅的光芒。他左手持弓，右手搭箭，隐藏在草丛中，目不转睛地盯着平原上驱马驰近的人。被一团滚滚黄尘笼罩的单人独马，随着“哒哒哒哒”的马蹄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渐渐显出了真容——身穿惟皇上独用的龙袍！再近一点，连眉须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是皇帝老儿！那人大喜，随手搭箭上弓，心想：好哇，终于等到了今天，送皇帝老儿上西天吧！他拉满弓弦，对准正在马上颠摇的皇帝。正当要发箭之时，从林边倏地跃出一匹快马，马上坐着一位官员：起花金顶凉帽上一颗水晶球，折射着耀眼的彩光。帽后的孔雀翎上下摆动。身穿石青色四爪八蝶官锦袍，腰束玉带。浓眉下一对俊眼，目光锐利，紧闭的嘴唇，端正的尖鼻，使那鸭蛋形的脸庞线条刚毅、棱角分明。他骑术娴熟，动作敏捷，飞马而出，紧锁的眉宇间深藏着对君主安危的忧虑。说时迟，那时快，暗伏于树草丛中的人手中的利箭还没有射出，他已到达皇帝身边，伸手拉住乌龙

驹的马缰。刺客大吃一惊，慌忙放下弓箭，暗叫一声：糟了，是高鹗！“唉！”他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自言自语，“气数未尽，气数未尽……”

嘉庆皇帝第二支箭还没射出，那头梅花鹿已窜入林中，正在恼火之际，乌龙驹缰绳已被高鹗拉住，只好停下。嘉庆皇帝万万没想到会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扫了兴致，顿时勃然大怒，脱口骂道：“大胆的奴才！”

高鹗急忙翻身下马跪奏：“皇上万乘之躯，安危系于天下。”

嘉庆皇帝厉声喝道：“高鹗，你身为谏官，就是要奏明这句话吗？”

高鹗忙补充一句：“皇上切不可离侍卫太远。”

嘉庆皇帝怒气未消地说：“哼，有你这大忠臣，朕还担心什么。若真有歹徒，你上前厮杀，朕立马旁观就是了。”

高鹗吓得大汗淋淋，叩首回奏：“臣就算粉身碎骨，也难报答二代圣主天高地厚的宠恩。”

这时大队侍卫已赶到。

嘉庆皇帝手一指：“快，把林中漏网的鹿赶出来。”

大队人马分两路把密林包围起来。

刺客的身影早已在远处的山林间消失了……

围猎结束，御林军八旗子弟抬着猎物，回返南苑行宫。

南苑在北京城南十多里处，又名海甸，是皇帝行宫。元明两朝这里离宫别馆星罗棋布。这方圆百里的名胜之所，四面宫墙高耸。东墙正中是阔大的东大红门，楼头高耸，南北两头各有一道小门。西墙同样开了三道门，与东墙对称，正中是西大

红门。东西两大红门内，各建宫殿，分东西两宫，一样建制。前殿五间，后殿五间。团河从郊外沿北面宫墙流入，由西北流向东南，与苑内的凤河汇合，从宫墙的东南角流向永定河。河水绕山盘谷，清澈碧透，两岸鸟语花香，绿荫如屏。有诗为证：

东西对峙起离宫，海甸巡游驾六龙。

春日百花繁似锦，雕栏铃索护重重。

当晚，嘉庆皇帝在南苑寝宫，想起那只逃脱的梅花鹿，积怨在胸，闷气难消，恨不能将高鹗传来臭骂一顿才好。可此刻一天鞍马劳累，如千斤重担压下，根根筋骨都在酸痛，头昏眼花，不由自主地倒在榻上打起盹儿来。这时，行宫内外，万籁寂静，只有风摇树梢，月移花影，各处的卫士如铜铸铁浇般纹丝不动地守护在自己的岗位上。

突然，一人持刀直奔龙榻前，明晃晃的尖刀直刺嘉庆皇帝的咽喉。这时在一旁值勤的定亲王，纵身跃起将刺客推开。刺客身高力大，挥动尖刀。一道银光闪过，“唰啦”一声，定亲王的衣袖被刀尖划破。正在值勤的贝子丹巴多尔吉闻声赶到，一个饿鹰扑食，纵身落下，抱住了刺客的下身。这时，嘉庆皇帝吓得大叫：“抓刺客！”可刺客凶勇异常，挥刀扎穿丹巴多尔吉的左臂，鲜血迸涌而出。随着丹巴多尔吉“啊”的一声惨叫，刺客又挥动着带血的尖刀，刺向嘉庆皇帝的鼻梁。千钧一发之际，定亲王飞起一脚踢在刺客的手腕上，尖刀带着呼啸声脱手飞出，“嗒”的一声扎在雕有二龙戏珠的殿柱上。嘉庆皇帝毛骨悚然，瘫在龙榻上，胆破神丧，骨酥筋软，拼命叫喊：“救命呀！”

“万岁爷，万岁爷，醒醒。”太监常永贵推了推嘉庆皇帝，一边呼唤着。

嘉庆皇帝这才大梦初醒，他惊魂未定，慌忙问：“刚才发生

了什么事情？”

永贵说：“回万岁爷的话，宫内平安无事，只是刚才听见万岁爷说梦话，所以奴才特来请安。”

“刚才你听见朕说什么？”嘉庆皇帝揉着惺忪的睡眼问。

“听不大清楚，好像喊什么‘救命’。”

嘉庆皇帝知道刚才是做了一场噩梦，便问：“什么时辰了？”

“三更天。”

嘉庆皇帝点点头说：“没什么，去睡吧。”

“皇上也该安息了。”

“知道了。”

嘉庆皇帝躺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恍惚迷离，脑中不断闪现出梦中刺客的面容。那刺客的面容好熟悉呀，好像在哪儿见过！他苦苦思索，心绪不宁，竭力在记忆中搜寻。猛然间，他想起了梦中刺客名叫成得，而刚才的场面，正是六年前由圆明园进宫斋戒时，受到行刺经过的再现。在那次九死一生的刺杀事件中，正是定亲王与贝子丹巴多尔吉救了自己！

嘉庆皇帝想到这里，禁不住地心惊肉跳。他深感当一名帝王该有多么艰难，身边总是潜伏血腥的杀机，而自己的身边若能有一批忠心耿耿的心腹大臣，又是多么重要！想到这里，眼前不由自主地闪现出白天高鹗飞马拦驾的情景：高鹗身为谏官，白日打猎时拦驾，虽说扫了我的兴致，但这是他的职责！他为我的安危着想，忠勇无私，精神还是可嘉的。想着想着，嘉庆皇帝心舒气顺，对高鹗的恼怒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永贵。”

“奴才在。”